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刘婷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奇,说上一句话也能惊天动地……”《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是一首激荡在我青春岁月地歌,揭开了我尘封的记忆,叙述那一段,无悔的年华。

故事从2005年的那年暑假讲起。刚初中毕业的我,怀着满腔热情期待我的高中生活。不幸的是,就在6月13日那天,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瞬间,我的天塌了。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中,我没有任何学业的期待,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拖到了开学后地第二天,我仍然没有走进校园。空荡荡地房间里,回响的是母亲一声一声的叹息。就在开学后的第三天,一位慈祥的老教师走进了我的家门,母亲擦拭泪眼,告诉我,你的高中班主任刘老师来了,我抬起头,迎上了老师的深切的目光。老师看了看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放心,政府、学校都有帮扶政策,你就是我要帮助地孩子,什么都不用管,只要好好学习就行。“听完老师的话,我卸下了所有的顾虑,走进了我的高中校园。

高中三年是艰苦的,我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人社、妇联、学校,老师也经常邀请我去他家吃饭。三年的时光,我熬过无数夜,做过无数试卷。凌晨5点半,我迎着刺骨的寒风,奔向学校,我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去学习,去努力。刘老师经常对我说,我们要感恩,感恩政府,感恩社会,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深深地记住了,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老师,我一定会成为像您一样的人。

2008年,我背着行囊走进了我梦想的曲阜师范大学。在那里,严谨的校风,严格的基本功训练,让我明白了,教师这两个字眼的深刻含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2012年,我带着一脸的稚气走进了济北小学,望着那些在教育战线上呕心沥血几十年的老教师仍孜孜不倦,看着他们青丝变白发仍两袖清风,我突然特别深刻地理解人们为什么总是这样描写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作为教师,当为雨露,则润物无声,当为瀑布,则一泻千里,当为河流,则滚滚而成涛。国家给与我成人成才的机会,我当怀感恩之心。老师给与我榜样的力量,我当身正为师。

我热爱我的职业,我爱我的孩子,4年的教学生涯,让我深深地明白了“育苗有志闲逸少,润物无声辛劳多”这是教师最美的语言。“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增强了我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今年暑假结束开学,班里的孩子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暑假的开心快乐时,只有一个叫刘悦涵的同学默默地坐在教室的一角,一动也不动,眼神中流露出或是羡慕或是一点自卑。之后的日子,上课迟到,乱糟糟的头发,脏兮兮的衣服,让我很是心疼,我把孩子叫到办公室,孩子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什么。第一次测试,她以班级倒数第二的成绩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内心。通过其他方式,我询问到了孩子的家庭住址,到她家里看了一看,这一看,让我泪流满面。原来,这个孩子家境非常困难,母亲生下她就离开了,爸爸打工,爷爷奶奶照顾她,雪上加霜的是,爷爷在植树的时候,又不幸去世了。这个噩耗使这个孩子更加沉默寡言。走出孩子的家,我脑海中反复出现一句话,我该怎么帮助她,她需要我,我不只是老师,还是一位妈妈。天气渐冷,我给孩子购买了棉衣,孩子穿上高兴地在我面前转圈圈,不停的问我:“老师,老师,您看,好看吗?”在工作之余,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给孩子补课。但由于基础太差,孩子感觉到吃力,有一次竟然连作业都没做,看到我生气了,她诺诺地说,老师,太难了。我该放弃吗?我该怎么办?我静静的想了一天,我不能放弃,因为她是我的孩子!重新再来!我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就这样,我们放学的身影出现在暮色中,日复一日。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次测试,她从49名上升到了班级35名,我高兴极了,渐渐地,孩子的内心也打开了,她给我写了这样的一张纸条,“刘老师,我没有妈妈,可您就像我的妈妈,我能叫您一声妈妈吗?”歪歪扭扭的字,体现了孩子的爱,我哭了,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爱,贯穿教育的始终。爱,就是责任!在孩子地作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刘老师,是您,让我重新拾起了生活的希望,我会努力,长大成为像您一样的人。”

一腔热血温故土,四季甘霖润嘉禾。我无悔我的选择。4年的时间,我每天都在努力奔跑。县优质课,各类演讲比赛,教师素质大赛……我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时间不断学习,积极参与了山大基础教育培训,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方法。“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深处漫溯,我将永不懈怠我的追求,我深信,终有一天,我会“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作者单位:济北小学

曾经的过麦

◎田邦利

用麦秆、稻草等临时拧成的,一庹长、粗细如小手指的绳状物,家乡人管它叫“草要子”。用草要子捆麦子,在我的家乡可说是特物专用。农村大集上草要子上市,预示着芒种的临近,马上就要过麦。这时大集上卖镰刀的、卖杈把扫帚的、卖席帽的比平日也都多了起来。

村头的场院里也忙了起来——割麦前须先把场院整理好。牛拉三角耙,将凹凸不平的场院耙松。卸下三角耙,套上碌碡,牛拉碌碡将大大小小的坷垃轧碎。卸下碌碡套上抿耙(抿耙上捌上细软的鲜树枝子)将场院拖平。泼水,撒麦穰,牛拉碌碡将场院轧实。清除麦穰,场院就整理好了,可以打轧麦子了。

这时家家户户地里的活儿也都一项一项,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花生、高粱、谷子、棉花该耪的耪,地瓜该栽秧的栽秧,西瓜该压蔓的压蔓。

一切准备好,——过麦。

麦熟一晌。昨天去地里看麦子,麦子还不熟,今天麦子就熟了。”麦子焦了头,小姐下绣楼”,“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岗。”过麦,可以说没有闲着的人。

割麦多是在上午。头天晚上将镰刀磨好,清晨4点就起来,到地头蹲下就干。后腰上挂一把草要子。右手握镰把,顺着麦垄向前搭镰,配合左手拢起一把麦子,割下。将割下的麦子放在大腿与肚子之间夹着。一把一把地割,一把一把地放,一边割一边往前挪步。割下的麦子够一捆了,从后腰抽下一根草要子,打捆。打成捆的麦子,叫麦个子。将麦个子放下,继续向前割。这般地干,干到送早饭的来到跟前,扔下镰刀,直直腰,洗洗手,吃饭。吃了饭接着干。

烈日炎炎,大地如炙,人却穿着长袖子褂子、长裤腿裤子,上下捂得严严实实。麦叶如刀,麦芒如针,麦秸如钎,不这样穿戴皮肉会刺个烂。10点这块儿,镰刀钝了,麦秆上一搭,打滑,割起麦子来没了嚓嚓的响声。汗水浸渍,衣服上起了碱嘎巴,一块一块,一圈一圈,衣服硬得像袼褙,胳膊上、胸膛上、脸上,满是泥垢和细小的盐粒。不割了。站起来,直直腰,腰疼得厉害。渴,若是有水,要抱起罐子喝一肚子。就地倒下,歇歇。哪管坷垃硌脊梁,蚂蚁爬身上。歇一会儿,爬起来,装车,拉运。

麦子进了场,活儿更忙。男女老少齐上阵。先是铡二麦秸。壮年男子或力大彪悍的妇女按铡刀,或男或女,力气小一点的拿麦个子,将麦个子放刀床上(要时刻注意:手指不能放刀床上),按铡刀的按下铡刀,咔嚓一下,一个麦个子就齐齐地断为两截(轧场只轧带麦穗的那半截)。少儿或年老体弱的,往铡刀近前抱麦个子,或是捋草要子,以备再用。铡完二麦秸,接下来就是摊场,晒场,翻场,傍晚再堆场打垛。晒一天或两天就轧场。趁着麦穗焦,晌午头就开始轧。场院里,毒辣辣的太阳当头挂着,牵场的,头戴席帽,肩搭湿毛巾,小褂子一溻多半截。老黄牛身上披着湿麻袋,鼻孔里喷着粗气,嘴里滴着口沫,在鞭子的驱赶下,低着头,踏着厚厚的麦秸,迈着沉沉的步子,拉着碌碡,吱吱呀,吱吱呀,一圈一圈地转。

牵着牛轧场,这活儿叫牵场。牵场是有技巧的。牵场的,一手握着长长的缰绳,一手拿着鞭子,原地转动着身子,驱赶着牛转圈儿。场轧得好不好,轧得均匀不均匀,轧得到边不到边,就看牵场的。牵场的要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挪动位置,不时地收紧或放松缰绳,缩小或放大牛转圈的半径。牵场的脚旁有个粪篮子,粪篮子里边还有个尿盆子,那是为牛拉屎撒尿准备的。牵场的要手疾眼快,看牛要拉屎要撒尿了,赶紧提起篮子跑过去接着。牵场高手,一个人能牵三头牛,一头牛拉一个碌碡,劲大的串起来拉两个碌碡,在牵场人的牵动下,一圈一圈,转得井井有条。牵场高手,不乏巾帼。

轧场这天,麦场里的活儿多而且紧。有个说法叫“抢场”。这天四邻八舍多是相互帮忙。场轧两三遍后要翻场,翻过来再轧。翻场时,场是照常轧着的,这就要求翻场的、牵场的,人与牲口,杈把与碌碡,忙中有序,各走其道,不能“打仗”。场轧好了,起场。起场就是将麦穰起走,闪下麦粒与麦糠。起场,用起,最后还要用竹笊子轻轻地搂一遍,用扫帚虚着轻轻地扫一遍,尽杈挑、用搂笊搂,起了头遍,起二遍,一遍一遍地可能地把零散麦穰清除,好扬场。起完场,接下来是堆场,推板推,木锨堆,扫帚扫,将混杂在一起的麦粒和麦糠堆积成一个大堆。最后是扬场,让麦粒和麦糠分开。扬把式拿着簸箕扬,上锨的拿着木锨侧后上锨,上一锨扬一锨,打理子的戴着席帽拿着扫帚在粮食子旁扫上扫下,扫除杂物。扬场,麦糠、麦芒飘落身上,奇痒。扬完场,天也黑了。

麦子好吃,麦难过。过去有个说法:“女怕卸载,男怕过麦。”“卸载”就是生孩子。“过麦”就是收割麦子,打轧麦子。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小确幸

◎王亚南

雨后,
薄雾氤氲,
绿荫葱葱,
曲径通幽。
寻一处凉亭,
看云淡风轻。

午后黄昏,
约三五好友,
煮一壶清酒,
轻酌谈笑。

掸掉碎念,
缱绻流年。

相遇,
别离。

低吟,
高歌。
雪落的声音,
婉转了静好岁月。

作者单位: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月光下柳絮飘飘

◎闫玉平

今晚的月光很美
柳絮纷纷扬扬,起起伏伏
随风舞蹈
迎面漂浮在我的脸上
亲吻我婉约的眉,忧伤的嘴
如雪,如棉
缠绵悱恻
恍若冬天,你缀一头梅花
踏雪而来时的微笑
又恍如夏天,你嫣然离去时飘零的背影
长长的思绪
凝视你化作流萤煜煜闪光的微茫
柳絮轻盈
排成我梦里虚无缥缈连绵起伏无尽的风景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驾一叶轻舟
杨柳轻扬
驶入你绵柔的心房
那么远,那么远
以至于我的舟楫,我的凝视达不到
那么深,那么深
以致于我的船儿满载的是不尽的忧伤
风景依然是从前的风景
人儿却不是从前的人儿
燕子去了又来
花儿谢了又开
云儿舒了又卷
光阴不能重来
而我还是愿意用蘸着滴满春光的月色
去涂抹丹青
描绘出那些有你的快乐时光

作者单位:区司法局

望梅,一辈子

◎孙永泽

我独独地遥望
独到之处

山还是山
水还是水

你像是兄
我该是弟

我们击掌
好兄弟一辈子

我热血沸腾
我热泪盈眶

知音难
就在眼前

善者善
就在身边

交心的朋友
不交吗

交流的朋友
交吗

我不加思索
我没有顾虑

风起云涌
天高气轻

我望梅而至
香气迷人

梅独立
我是梅吗

我独思
梅是我吗

我好想
借千年的缘
用千金之力
勇敢地
握你的手

手有余香吗
我蓦然回首
梅哭了
一海的泪

作者地址:崔镇南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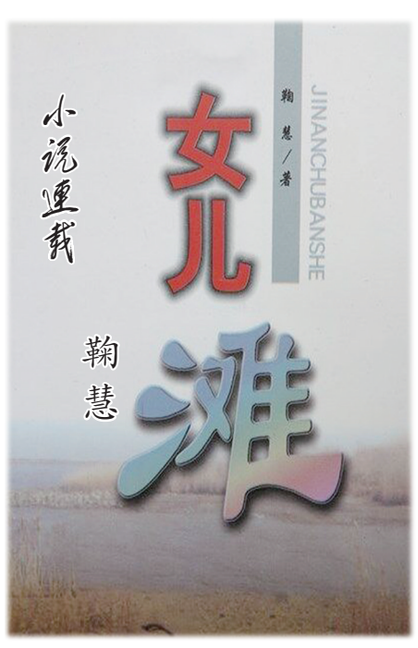
我爱的你

◎王培培

天边那一抹暖阳,
是停留在我心底里的温情,
像极了你温柔的笑脸,
时刻放映在我的心中。
五月的鲜花,
给了我炫彩的美景,
但,
你才是我天边最美的彩虹。
一杯温暖的水,
轻轻拂平我内心的孤寂,
唤醒我对整个世界的憧憬,
我在心底里默念着你,
无比的深情。
我欣喜的张开双臂,
静候你千万次的转身,
再遥远的路途,
隔不断我们之间的真情!

我爱的你,
像那人间处处的美景,
时刻停留在我的眼里,
烙印在我的心中。
我爱的你,
是前方走不完的旅程,
有坎坷和艰辛,
当然也有平坦和安宁。
我爱的你,
是一本我深爱的书,
一本有故事的书,
这本书教会我怎样去生活,
在丰富多彩的情节里,
我不断成长,
激动人心的内容,
给予我惊喜,
就算寥寥几笔的平淡文字,
也能让我在平静中,
自在的窃喜!

作者住址:盛世瑞城小区



三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跟冷麦蒿约定的日期很快到了。这天,燕子请了假,同芳草一起,早早来到了春柳家 。

春柳爹狗剩,明着不好说什么,拐弯抹角地赶她俩走:“等会,家里要来亲戚。”

“来吧,你的亲戚怕见人吗?”燕子清楚春柳爹的意思,她不轻不重地顶了回去。

“其实,也不是。就是,就是,来的是男客,你俩在这,怕是有些不方便吧?”

“这都啥年代了,男女不能见面啊?”燕子冲狗剩翻翻眼皮,不屑地说,“我和芳草不怕见 ,你家的男客脸皮倒是格外嫩起来了。”

春柳爹狗剩一时答不上话来,可他并没有甘心,他知道芳草和燕子这时一同来到他家,肯定是来等冷麦蒿的,他不想因为芳草和燕子的存在而使冷麦蒿和春柳的事节外生枝。

“要不,你俩有啥事快点说。没啥要紧的事,明天再来玩也行。”

狗剩继续对芳草和燕子下着逐客令。

“我们俩的事,就是来等那个冷麦蒿。”芳草望着狗剩,不急不缓地说,“你不用赶我们走 ,事情办不完,我和燕子是不会走的。”

芳草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句句透着沉稳与坚定。狗剩转着圈儿望望她们三个人的脸,真是又急又气 ,他在屋门口来回踱着步,却是再也想不出把芳草和燕子尽快赶出这间屋子的理由。他猜不透这两个人今天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

“爹,你别在那转来转去地晃人眼,芳草和燕子是我请来的,你想赶她俩走,除非我也一起走。”

春柳涨红了脸,一双明亮的眸子,眨也不眨地望着她爹狗剩。

春柳爹狗剩在春柳的注视下,终于败下阵来。他无奈地拍一下大腿,叹口气,朝屋外走去。

冷麦蒿提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在春柳爹狗剩的引领下,迈进了春柳家的门。见到齐刷刷坐在 屋里的燕子、芳草和春柳,冷麦蒿不由愣了一下,进门时早堆在脸上的笑,也顿时僵住了。但只是那么一小会儿,他便让自己恢复了正常。把笑重新堆到脸上,同她们一一打了招呼。

坐下后,彼此先说了一些关于天气、收成之类的无关紧要的话。话题虽然轻松,但屋子里的空气,却像是有些让人感到缺氧的味道。每个人的心里,都绷着一根紧紧的弦。

几次短暂的沉默之后,满脸爬着汗珠的冷麦蒿,把笑重新调整到脸上,咬咬牙,望着春柳,把话头转到了正题上。

春柳虽然是早有准备的,但听完冷麦蒿的问话,她还是犹豫了一下。短暂的冷场之后,春柳望望左边挨紧她的芳草,又望望右边挨紧她的燕子,从那两双满是鼓励的眸子里,春柳得到了勇 气和力量,一咬牙,她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一式三份的“协定”。

“你聘我为你干事,我可以考虑,不过,咱们得先把条件谈一下。”

“条件?啥条件?”

狗剩一下子懵了,他怕这三个人又玩出啥过分的花样来,把冷麦蒿给得罪了。这些孩子,不知道个轻重,人家冷麦蒿,可是诚心诚意地来邀春柳到他的公司去上班的,这回万不能砸了 。狗剩有些后悔起来,要知道是这样,刚才说啥也得拉下脸皮来把芳草和燕子撵走。谁知道她仨串通一气会咋难为人家麦蒿这孩子。春柳装怀孕去找冷麦蒿的事,又闪现在他的眼前。狗剩站起来,就要往外赶燕子和芳草。

春柳早有防备,她先一步站起来,立在爹的面前:“爹,你要有啥不同意的,我可以不谈这条件。”

春柳的脸色从未有过的冷硬,使狗剩在女儿目光的注视下,不由连连退了两步。

“你,你,你,你这孩子,你爹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这时,冷麦蒿站起来,拉狗剩坐回到椅子上:“春柳这样做没错,有啥条件,该提。”安顿下春柳爹狗剩,他又把笑脸转向春柳,“有啥话,你尽管说,我听着呢。”

望着不停地点着头的冷麦蒿,春柳一下子觉得自己像是刚看过的那部电视剧中的女法官一般 。她觉得自己的思维从未有过的敏捷,从前的害羞、胆怯,早不知跑哪去了。

“第一,我和你只是工作关系,工作之外的事,我希望免谈。”

冷麦蒿不停地点着头。春柳继续说下去:

“第二,一切不属于我工作范围之类的应酬,我拒绝参加。”

冷麦蒿又重重地点了两下头。

“第三,有事在班上谈,工作时间之外,不许进出我的宿舍。”

对春柳的“约法三章”,冷麦蒿一概微笑着点着头,应了下来。

“你如果没啥意见的话,就请在每一份上都签上你的大名。”春柳说着,把一支早已准备好的笔递了过去。

冷麦蒿拿笔的手有些抖,最终还是硬着头皮有些费力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五十一)